



小說連載 (6)

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這群眷屬裡，第六連彭連長太太會唱平劇。
彭太太曾學過花彩旦，大家雖沒看過她在臺上表演的神彩，但都忘不了她唱西皮二六的《黛玉葬花》：

獨倚花鋤傷感傷

回身忙把殘花斂

怪依底事淚暗擗

一杯淨土把風流掩

質本潔來還潔返

落紅片片如血斑斑。

好把豔骨葬黃泉。

花謝容易花開難。

莫叫漂泊似紅顏。

強如污瀾陷尼潭。

琳珍跟大家一樣聽不太懂唱的詞，但可以感受到她唱腔的韻味。

(四) 戰勝歸來，難得團聚過年

其實，早在三十三年十月間，桂柳會戰的寶慶之役，卓九部隊就已為守住湘西，做了很大的犧牲戰。戰後經整編、訓練，充實了作戰能力。

三十四年春暖花開的四月中旬，日寇發動所謂的『春季攻勢』，要突破湘西困境。急於攻下湘西，貫穿交通要道的

湘黔公路，威脅安（江）洪（江），直撲空軍基地芷江。

就在這個廣大的湘西地帶，卓九有很不凡的壯烈表現，雖然軍官死亡無數，但阻止了日寇的南下。

只是，湘西既然籠罩在砲火中，眷屬們又為何也要在這兒跟著受苦受難？

在安江張保長家，住了兩個月後，眷屬又奉命移玉水灣，洪副官帶來好消息：「團長戰勝歸來！」

「爸爸要回來了！」泰生、岳生說。

「卓九要回來了！」步蘭說。

「團長要回來了！」小伙跟其他人都說。

只有琳珍沒說什麼，她只是放下那顆從不表露的、忐忑不安的心。

這段日子過得還算平靜。小伙忙完，就抱著泰生到街上溜達。一日遇到許軍需，說見明已經結婚。

這雖不是什麼大事，但琳珍有點生氣，不是為見明結婚，而是為他在柳州的不告而別。她忘不了李太太被偷後那雙哭紅的眼睛。

「你去安江看看，到底是什麼回事！？」琳珍對小伙說。

小伙看到了見明夫婦，他新娶的老婆叫羅福英，前夫是位排長，作戰陣亡後，在張保長哥哥家幫傭，認識了見明。這也算有緣。

小伙回來告知，琳珍既不高興，也不替他高興：「他反正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！」

為了防範日軍西進，卓九帶著全團固守寶慶（即紹陽），苦戰了六天，使日軍 37 團（主攻），116 師團屢戰屢敗，傷亡慘重。司令官王佐公來電要卓九突圍。但，卓九認為敵人未能全部殲滅，心有不甘，請求趁勢猛打，乃再塵戰十日，得使各友軍均已安全轉進，達到任務之後，方才撤離寶慶。

輝煌勇敢的表現，使卓九因而擢升少將副師長，並調往武崗。

他拿起久未用的筆，寫信給琳珍。

愛妻如晤：

結束賓慶之役，來到武崗。春節即將到來，妳跟孩子可以來武崗一聚。帶些衣物，可在此多住一段時間。

我會派人前往接妳們。

代問岳母、弟妹們好，見面談！

祝近安

卓九

很快地有人來接了。

卓九全家難得團聚過了一次農曆春節。岳生已會說話，但對爸爸顯得陌生，這也難怪，卓九經年不在家，父子少有接觸，怎麼會親得起來？

武崗是個中型都會，像其他地方一樣，因為戰爭，難民很多，只因沒有即刻的戰役，一切還顯得有條理。琳珍一家住在張家花園，園內花木如疏，很是美麗。

有一天，聽說有人抓了一隻大老虎，泰生兄弟吵著要去看，琳珍向來膽小，不敢去。正好卓九在家，也就帶著妻兒去看老虎。別看只是看看老虎，對卓九來說，還真是不容易的事，他早已將時間、精力給了國家。

卓九深知戰爭不結束，就談不到家庭的真正團聚。關於這一點，他很為琳珍心痛，認為委屈了她。琳珍盡管心思不密、膽子不大，卻也把一切留在心理，不會感情外露。

年後，日軍再向洞口進展，眷屬再返安江。安江屬辰溪州，是座山城，四周皆山，沅水支流流經此地，因為戰爭，人口激增，省政府、銀行均遷於此，市面很是熱鬧。

此次回來，張保長住處已有他人居住，只得另尋住處。小伙聽說十里外，要過了一座小山及一片森林，有房可住。

小伙身帶武器，先行探路，當夜宿於該地，愈想愈不對，這深山僻野的小小地方，又是土匪出沒處，絕不是眷屬居留

地。

擔心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小伙立即回到安江。

小伙只好每天去找房子，總算找到一個有很大的菜園，園主有三房，兩房住人，一房只放些農具，小伙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對房主說：「我們是 74 軍的眷屬，跟著部隊逃難，太太是杜團長太太，你們總聽過 74 軍打過很多日本人吧！英勇得很啦！我們只是暫求一個地方睡覺，我也可以幫你們種地——。」

當地百姓都知道 74 軍 171 團是支英勇善戰的優良部隊，聽說是團長太太，房主立刻就答應了，將放工地的房間騰出來。

住的地方解決了，其他的就好辦了。

只是小伙要做的事太多，一個人難以擔當。正好卓九派來衛侍陳國成，江西人；王子和，四川人，年已四十。有了他們，小伙的工作減了不少。

安江住了一段不短的日子。

才進入五月，天氣已很熱，地處山中，熱氣放散不易，晚上大家都睡不著。幸而有種叫蓬篙的草，捆起幾根，用火點著，會燒出煙霧，並散出香氣，是驅蚊蟲良方。每天晚上，小伙帶著泰生、岳生就在菜園裡，擺個鋪睡覺，就可以安睡到天亮。琳珍、步蘭、琅珍等女眷，睡在房門口，旁邊也點著蓬草。

福英來家，也沒叫她做什麼事，照顧岳生就落在她身上了。見明每天都不在家，沒有人知道他在幹什麼？

琳珍不想知道也懶得知道。但事情還是爆發開來，他把一個姓郭的人，託給他出賣的一大批布錢，全「吃」掉了。郭追到安江，找上門來，要他吐出來。

見明怎肯把花綠的鈔票吐出來？

事情讓卓九得知，立刻下令將見明帶回部隊，關了起來。

小伙因有人幫忙，比較清閒，不時帶泰生去看馬。這群馬是剛由緬甸集訓回來的，裝備精良，服裝整期帥氣，晚上睡在設備質量良好的帳篷。他們是令人稱羨的部隊。

有一天泰生看了馬回來，對琳珍說：「有好多馬馬哨，去看馬馬！」他說的一口岳陽口音，很可愛。於是琳珍、步蘭、琅珍、中郎、歲珍、洪副官太太一大群人，浩浩蕩蕩前去看馬了。這些眷屬們從沒看過這麼多的馬，看著俊挺的馬兒莫不興奮異常，在戰火連連的苦日子中，難得地過了快樂的一天。

戰事一日不熄，百姓一日不寧，日本軍國主義絕不輕言從中國退出。

湘西一帶依然有戰事發生。眷屬受命移往晃縣。逃難的百姓只能自想辦法。其實，軍眷的情形也差不多，要到晃縣，得靠本事。

見明、見祥又不見人影，福英倒是可以照顧岳生，但老的步蘭、小的中郎，雖不要照料、歲珍、泰生要人看顧。此外宏舅媽帶著兩個兒子，肚子還懷有嬰兒；洪副官跟大寶、小娟；170 團副團長太太等都需照應。琳珍、琅珍、洪太太都是女性，能做什麼？何興有、老施可以做粗活，但要他們辦點正經事就沒法了。

於是，一切都要靠小伙了。

時機儘管緊急，大家有默契，最先應該先將琳珍一家送走。

小伙探知第一營吳營長的弟弟吳分意要開車到重慶，雖然車子已裝滿行李，他還市是千拜萬托，請他帶兩件比較重要的行李，分意答應了，並允諾到了晃縣，先把行李放在嫂子家。

大行李解決了，人怎麼辦？走路是種方法，但是步蘭、琳珍、琅珍、歲珍、泰生、岳生這群婦孺，能走多久、走多遠？

「對了，」吳分意想起一件事：「張副軍長也要到重慶，聽說有兩輛卡車，你可以去看看！」

「你是說張靈甫副軍長？」

「沒錯！」

小伙是認識張副軍長的，也知道他跟杜團長的私交很好。

於是他壯著膽子，向張副軍長報告：「報告！我是杜團長的副官，負責太太跟少爺的安危，我們須要交通工具到晃縣——」

張副軍長立刻明白，叫他的姪子過來。

姪子面有難色：「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了，人也坐不下了！」

張副軍長想都不想一下：「我看你把東西重新整理一下，應該可以再裝一些東西。讓老太太跟杜太太坐前面！我們要將杜團長一家人送到晃縣！」

「那副軍長——？」

「我可以在後面坐！」

小伙不知怎麼感謝！他忙著張羅了。

汽車於天一亮出發。宏舅媽含著淚對小伙說：「要快去快回，我們在這裡等你！」

「放心！我很快就回來！」

汽車駛在崎嶇的山路，像個犯了氣喘的病著走路。不到 200 公里的路程，花了七八個小時才到晃縣。

晃縣分新舊兩區。縣政府、一些機關、憲兵營第十營亦在此地，民屋雖多，但都被各地蜂擁而來的難民擠得滿滿的。想要找處棲身之地都難如登天。

小伙心急如焚，正一籌莫展時，猛然看到一家賣發糕的屋子，旁邊的房子裡有位憲兵軍官。他竟自走去行了個軍禮：「報告！」

這位軍官詫異地望著小伙問：「有事嗎？」

「我是 74 軍 171 團團長夫人的副官，我們來到這裡，沒有地方住！」

「171 團？」軍官問：「團長是否叫杜卓九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太巧了！」軍官說：「我跟卓九兄同一期的同學！更巧的我也姓杜！」

「杜營長可以幫幫忙嗎？」

「我進去跟我太太打聲招呼！」

杜營長進去不久，出來對小伙說：「沒問題，我把外面大點的房讓給杜團長太太，你去把她們接來吧！」

小伙大喜過望，馬不停蹄到車站把琳珍等接過來。

琳珍已習慣戰爭帶給她的一切：丈夫在前方獻出精力、生命，她在後方帶著孩子過顛波、清苦的日子。

她能想的、面對的就是這些，沒有怨言，沒有不滿。若說有點希望的，就是趕快把日本鬼子打敗，趕出中國，讓大家脫離戰爭的苦難。

她的希望也是每一個人的希望，就連泰生跟岳生，也常常說：「日本鬼子滾回去！」

尤其是泰生，小小年紀，就看得出是個充滿愛心的孩子，他看到有單身的小孩，就會以為他沒有媽媽了，就對琳珍說：「姆媽，好可憐喔，沒有媽媽在他身旁！她媽媽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殺死了？」

沒過多久，接到命令知道部隊已在安江，琳珍母子們跟小伙等又回到安江。

步蘭跟琅珍、中郎、歲珍則留守晃縣沒有動。

這天，步蘭看天氣很不錯，突發念頭，把一些琳珍自己的貴重冬大衣、卓九從印度帶回的衣服、皮鞋等曬在園子裡，交代琅珍跟中郎：「好好看著衣服，曬過一陣後，反過來再曬！」

交代完後就去做事了，吃過中飯後，還幫忙翻了面，就

去睡個午覺。

沒多久，她迷糊中聽到琅珍哭喊道：「不得了啦！衣服被偷了！」

步蘭趕緊起來。曬在院子裡的衣服全部不翼而飛，當場掩面而哭：「這怎麼得了，琳妹仔、卓九的大衣、皮襖——」。

步蘭哭得雙眼紅腫，也找不回衣物。只得書函告知琳珍，琳珍又能怎樣？卓九得知，更不知該如何表示，只是對琳珍說了這麼一句：「那雙皮鞋我還沒穿過一次呢！」

八月，天氣有了涼意。

小伙照樣在吃完晚飯後，抱著岳生、牽著泰生到街上溜達。

突然，由遠到近，鞭炮聲響起！炮聲越來越多越密，嚇的得岳生跟泰生 搗著耳朵！

到處響起歡呼聲！

「勝利啦！」

「勝利啦！我們勝利了！」

「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了！」

「勝利啦！王王！」泰生對小伙說：「快回去對外婆、姆媽說！」

而步蘭琳珍早已站在門口，看到小伙忙問：「是真的嗎？是真的日本鬼子投降嗎？」

「真的！」泰生興奮地回答！

「日本鬼滾滾！」牙牙學語的岳生也接腔。

「是真的！太太，我們勝利了！」小伙激動的說。

琳珍挺著大肚子跟步蘭高興地摟在一起。琅珍、中郎、歲珍也摟成一團，興奮莫名。

全中國人都陷入瘋狂：我們打敗了侵略我們的日本鬼子！

日本鬼子滾回去！

第七章

(一) 打敗日本鬼子

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是全中國人歡欣鼓舞得一天。

可惡的的日本鬼子被我中華民族打敗了。

我政府開始接收、復原、整頓、建設、希望很快地重建、新生、富強。

(二) 逆水行舟中生了老三

在安江過了近一個月不需擔心的日子，74 軍派駐南京，57 師則派駐鎮江，卓九也升為副師長。

琳珍等着屬理所當然要移往鎮江。

先坐小型民船沿沅江北上。

大家的心情是快樂、歡欣的。船雖然行駛的不算很快，但並不會令人有歸心似箭的感覺，因為大家知道，沒有日本鬼子了，沒有戰爭了。

但是由安江到玉水灣這一段，可把琳珍這夥人嚇破了膽。

兩岸是筆直的岩壁，緊靠著的一條只能走一個人的窄路。河流的流水急且淺，不能行大船。

團裡的幾位眷屬分坐三條小船，整個軍眷所坐的船，是一個跟著一個，將沅水幾乎塞滿了。

船在急湍的水流逆行，要靠拉繩的繹夫拉向前走，繹夫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前行，在船上的船夫，則以一根竹竿撐著，以躲避水中的石頭，讓船像蛇似地在水裡扭行。

琳珍挺著肚子緊緊抓住琅珍，連氣都不敢吐。小伙兩手緊攬泰生跟岳生，也屏住不敢動氣。

大家熬不過十分鐘，等船行到一處水較平緩的地方，琳

珍對小伙說：「我不敢坐船了！」

泰生跟著喊：「好可怕，我也不坐了！」

更多的人紛紛下了船，一步一步地沿著羊腸小道前進。

只有步蘭跟洪太太沒下船，步蘭是走不動，洪太太為了陪步蘭，也就留在船上陪她。

這樣走了一天，直到天暗了，才在一處涼亭，席地休息。

好不容易過了急湍的一大段，水平順了，大夥才上了船。

行駛到晨溪，琳珍開始陣痛，她知道肚裡的小傢伙要來到了，趕緊通知下船找醫院。

她跟卓九第三個兒子誕生了，取名辰生。琳珍第一眼看到這個娃仔，有著一個大大的腦袋，忍不住喊了聲：「大頭！」，以後，「大頭」就成了他的外號。

留下琅珍、見祥照顧琳珍。按理步蘭應該留下照顧她這個大女兒的，但琳珍不希望姆媽勞累！

姆媽步蘭哭了。

「哭什麼呀？」琳珍說：「前面兩個娃仔，你不也沒照顧嗎？」

「妳要好好保重喔！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步蘭別了女兒，跟大夥就繼續坐船北上。

到了常德，小伙傻眼了。船靠在碼頭，他一個人怎麼帶著幾個老孺跟一大堆行李找房子？

還好卓九派了侍衛李超來接船。但面對新環境，兩個人也不好應付，主要是他們得先找住處。如今戰爭結束，軍眷已沒有權利「借」住民房了，要住就得「租」房子，問題不在租金，而是找不到空房子。

他們先得把將行李放在某處，然後才能四處找房子住下來。

常德，這個卓九出生入死的地方，經過戰爭的破壞，真

是百廢待興，街上到處人滿為患，跟其它都會一樣，一房難求。

不過李超在小伙來之前，就有消息聽說有位姚先生有屋待租，但又聽說已租給某軍一位參謀。不知現在還有房沒有？

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？！」

房子沒租出去，兩人大喜過望，忙將行李搬來。小伙很利害，由行李暫放的地方挑到租處有五里路，他硬是一次次地挑了過去。李超很佩服小伙：「老王你真行！」。

「沒什麼，」小伙說：「挑水挑慣了！」

琳珍在晨溪坐月子的日子裡，接到卓九的信：

愛妻如晤：

得知三兒誕生，甚喜。

辛苦妳了！

抗戰勝利後，我的最終目的是家落武昌。現在武昌的房子已近完工，

你做完月子，可先到常德，再安排北上。

我因任務在身，無法與你們母子見面，只有夢中相會了！

祝

安好

卓九

琳珍還沒滿月，帶著小兒子跟琅珍、見祥坐船到了常德與大家會合。

「該給兒子做個滿月酒吧！現在勝利啦！大家熱鬧熱鬧」很多人這麼說。

琳珍沒意見！

「一定要！」洪太太對琳珍說：「我跟團長太太有緣，

一直跟著太太，知道妳是個善良、好心的太太，又那麼好命，連生三個兒子，團長更沒話說，會帶兵，會打仗，將來準是個大將軍！——我可能以後要跟你們分手啦！我想回安徽老家了！趁這個機會也算是給太太——」

一向爽朗的洪太太居然有些黯然。

琳珍拉著洪太的手說不出什麼話來！她知道洪副官的事：原來洪副官將部隊一筆買麻的公款，打牌九輸個精光，因而不敢回團部，直接向軍部報備自首。為此洪副官要脫下戎裝，做老百姓了。洪太太自然要跟大家告別！

辰生的滿月酒來了不少人，滿熱鬧的。

常德住了一個多月，大家又坐船到了鎮江，這一次坐的船大了不少。

鎮江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是江蘇的省會。地於江蘇中部長江下游南岸，是古大運河跟京滬鐵路的交會點。

鎮江的房子是師部找的，由師部支付房租，同時還請了一位女工。當時只有師長陳繼文，卓九副師長，參謀長有公家出資的女工可用。其餘水電、費也由公家出。

琳珍享有官太太的權利了，但她沒有一絲官太太的架勢，她還是那個不管事的琳珍。

（三）大家為杜副師長抱不平

八年抗戰的損失是無法算出來的。

民間的財產損失、生命的傷亡如何算呢？算不清呀！這筆血債如何算呀！

卓九奉令接受鎮江七里店日軍的三大倉庫資源。他很明白，這些日軍的資源還不是搜括自中國嗎？日本宰割了中國，如今他們失敗回去了，我們接收，只不過將我們失去的收回來而已。

所以當卓九跟參謀長王動之、營長王建翔接受了三倉庫

的物質：一倉庫上等的好米（是日軍吃的）、一倉庫的上級布料、一倉庫的汽車跟槍火後，直接交給了陸軍總部。

在南京的施中誠軍長生氣了！

施軍長認為他是軍長，所有接收的應該先交給他，他才有繳交到上面的權利，你杜卓九只是一個副師長耶！

他立刻電召卓九等到南京向他報告，並且命令不得隨意離開。表面上是由他處裡，實際上是軟禁卓九等三人。

卓九對此泰然面對，但年輕的王建翔很不服氣，他認為軍長沒有格調，是個有私心的人。

「誰知道他會扣下多少，送入自己的口袋？」王建翔憤忿地說。

「小老弟，」卓九安慰他：「上天自有公理，我們坐的正、行的對，對得起國家，老百姓！」

果然，張靈甫認為施軍長非常失德，對師加壓。但他畢竟是副軍長，無法更進一步動作。

而卓九的侍衛陳冠群、李超、副官葉成光、還有小伙再也沉不住氣，決定連袂前往南京，探視他們心中的好長官！

卓九看到這幾位忠心耿耿的下屬來看他，真是又驚喜又喜，忍不住以有點責備的口氣：「你們來幹什麼？我很好，沒事！回去對太太說，別擔心我。」

「副師長受委屈了！」李超很氣憤地說

「這沒什麼！只要我做的對，我不在乎這些！」

「是！」四個人恭敬地回答！

「既然來了去玩玩吧！胡文在南京開小館子呢，去看看他呀！」

「是！」四個人依然恭敬地回答！

他們找到胡文的小飯館。胡文原是卓九的小廚房，現在開了一家小吃店，看到過去的袍澤，興奮萬分。他特別做了幾樣菜，一夥痛快暢飲敘舊，共生死的好兄弟，當然有說不完的話。幾個人說到他們的長官卓九，都豎起拇指：「好長

官，作戰勇敢，對部屬好，又不要錢！」

小伙因為跟著琳珍最近，對琳珍認識更清，他說出心理的話：「太太也沒話說，我沒見過這麼不要錢的太太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大家不解

小伙把黃茶領房租的事簡略地說了一下。眾人莫不稱奇，直言不可思議。

胡文也忍不住說：「我們團長對吃也不講究，別個小廚房都要吃好的，不是炒三鮮，就是要燉雞，要不炒豬肝。可我們團長只要簡單，青菜豆腐都行！」

大家說的盡興，不覺已是下午，小伙提議趕回鎮江，大家附合，黃文自是強力挽留。

但大家都認為該回去了。黃文留不住，語重心長說：「來！我們乾一杯！何時能再見，誰也不知道！」

大家一飲而盡！

不久，見祥帶來卓九的姪子中俊。

琳珍第一次回棗陽時，他才五歲，叫小佑。現在的小佑已是十三歲的少年，要上初中了。

卓九一心想要栽培這個唯一的姪兒，所以就將他帶到鎮江，並將他取名中俊，交給琳珍照顧。

剛到的那天，琳珍根本不認得了。一身的打扮，一眼就看得出是剛從北方鄉下出來的小孩。

琳珍第二天帶中俊到街上訂做兩套學生服，理了髮、穿上學生服，戴了學生帽，就是一個翩翩美少年了。雖然一口棗陽話沒法馬上改過來，但那年頭誰不是說自家的家鄉話？秦生、岳生因為跟著琳珍，說的就是岳陽話。

中俊個性靜默，在家不太說話，也許怕別人笑他的棗陽口音，也很少跟大伙說話。有事跟琳珍說話，通常是很小聲地先喊聲：「嬸！」

琳珍對這位姪兒也沒啥話說，一來她本身就不是過能言善道的人，也不會做表面功夫的人，但她是真心地照顧著這

個丈夫的姪兒。

現在沒有日本人了。但整個局識並不平靜，國民黨跟共產黨對上了。

不過，琳珍跟孩子們在鎮將江，倒是很平靜地住了一段日子，泰生這時也上小學了，學校就在住家隔鄰三家，很是方便。泰生上了兩個月，居然會說鎮江口音的語話了。

鎮江的生活難得安靜。晚上無事，小伙會帶著泰生去觀賞平劇，其中有對姊妹花周小露、周美露，一個專青衣，一個專花旦，不知迷倒多少人。陳述文師長夫人的弟弟張童生，就因追不到妹妹周美露而舉槍自殺，這事轟動全鎮江。周家姊妹趕緊離開鎮江，來了另一位名角毛劍秋。琳珍也看了兩次，一次是花旦戲《拾玉鐲》，她聽不懂唱詞，但看得懂台上那個搓線、趕雞、餵米、拾鐲等，連泰生也看得懂，當媒婆出場時，泰生更是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此外，還發生一件滿可笑的事，事情是這樣的：

衛侍陳國群機伶能幹，他在琳珍等未來之前，弄到好幾袋上等米糧跟麵粉，兩箱牛肉罐頭、兩箱鮮奶罐頭、一個看起來十分珍貴養眼的澡盆。米麵可以吃，罐頭亦可實用，澡盆雖可用來泡澡，但不實用。

小伙把它放在門內一處，居然引起陳師長手下幾位士兵的覬覦。這些人一而再地來挑釁，說澡盆是他們的！

小伙很不高興，當然不會輕易讓對方得逞。

後來因攜帶不便，以 350 元將這個特別的澡盆賣掉。當地一位識貨者說，這種澡盆少說可以賣到 600 至 800 塊。

過了農曆年，直到三十五年的中秋節過後，大夥才離開這個江南重鎮。

（四）武昌應是杜家最終生活地

從鎮江坐火車到了南京，這一趟火車之旅，自然沒有

抗戰時，由衡陽到柳州，擠坐在火車頂上的那種慘狀。那時是逃難、現在是勝利後的遷家。

到了南京，琳珍不知怎麼了，突然想到了中山陵。她從小就沒有到處旅遊的習慣，所以不會想到遊山玩水這回事。尤其過去幾年的逃難經歷，讓她更沒有遊玩的興致。

但她這次倒想要到中山陵看看。

泰生跟岳生不知道孫中山是何許人，但中俊已知曉，孫中山的很多事情，他對泰生說：「孫中山是咱的國父！」

「國父是什麼？」才三歲的岳生問。

「國父就是國家的父親！」中俊答道。

「哦！我知道了！國父是國家的爸爸！」泰生說。

「那國家的媽媽是誰？」岳生問。

中俊被這兩位小堂弟打敗了。

在南京停了兩天，改坐輪船到漢口。

琳珍跟卓九剛結婚時，曾來過漢口跟武昌，但她已記不清了。但她知道漢口是商業地，武昌是文教地，而漢陽則是工業地，合稱『武漢三鎮』。

她記得卓九曾對她說過：「將來太平了，我們要住在武昌！武昌是湖北的省會，剛好在棗陽跟岳陽的中間。」

其實，對日戰爭勝利後，卓九就託軍需營長陳適濤中校，找到一處不錯的空地，建築一棟兩層樓的洋房。房子的建坪約二百多坪，一邊緊鄰私立大公中學，大門前的路不大，叫分水嶺，房後面卻是大馬路張之東路。對面不到一百公尺是一個不小的紫陽湖。

湖中有很多漁船打魚，每天下午，只要站在門口招手，就有漁夫帶著一些活生生的魚前來么呵著：「剛上網的活鯉魚，新鮮啦！您家！」

幾乎每天都吃生鮮的鯉魚火鍋。

可是，每天要做飯的小伙，有些吃不消了。原因是：當琳珍還沒來之前，已經來了不少食客，這些食客十之八九都

來自棗陽，而姓杜的又佔了大半。

這些棗陽老鄉離開家鄉來到武昌找到杜家，或因在家鄉呆不下去，或因想出來闖闖，或因想出來打天下，或因想來武昌念大學，都是想藉由卓九的關係，得點方便與好處。

琳珍問卓九：「你真有這麼多的親戚嗎？」

「什麼親戚？」卓九有些無耐地說：「大多都不認識！」

「天天那麼多人吃飯，王小伙忙不過來耶！」

「那就請個女傭吧！」卓九說：「畢竟都是棗陽老鄉，能幫忙就幫幫他們吧，不就是多擺幾雙碗筷嗎？」

卓九說得沒錯，能幫忙就幫忙！

龔慧明因為媽媽姓杜，就喊卓九為舅舅，杜本茂是卓九的堂弟，喊卓九叫二哥，其他的像杜本友、杜本剛、杜有甫、杜見善等都是因姓杜而攀上關係，只有孫陽東是卓九親外甥，喊琳珍為舅媽。此外，還有人不少人，各有各的說辭，就像杜見明、見祥兄弟一樣，攀個關係之後得個好處。

琳珍不想也弄不清大家跟卓九的關係，反正找上門來，就讓他有吃有住！

人太多了，吃飯還好解決，住的問題就大了。琳珍決定在大門進來的一邊空地，蓋了一大間木屋，裡面兩側各做了一個大通舖，準備好枕頭、棉被，就像一處招待所似的，凡來後不走的人，就睡在這兒。

找來的女傭李媽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，當地人。專門做飯，她就一直搞不懂，為何有那麼多的人來家吃飯？

不久，見明將家鄉的老太爺、中俊的媽媽張氏也接到武昌。老太爺本不願來的，見明鼓起不爛之舌，讓老太爺動身離開棗陽，張氏當然是想見見兒子中俊。

他是這麼說的：「老爺子，您兒子現在可是個大人物了，咱們棗陽也以他為榮啦，難得他有這麼一片孝心，要接您去武昌享福！您怎麼可以不去呢？」

其實，他之所以要帶老太爺來武昌，想的還是自己可以得到好處。

首先，他帶老太爺也去裝假牙，但他對醫生定的是最差的一種，只花了六萬金元券，但他對琳珍要了二十四萬。

第二天，老太爺嘴腫得好大，痛得只喊曖喲。小伙嚇了一跳，才知道是見明帶他去裝了假牙，於是報告琳珍，琳珍不解地說：「我給了他二十四萬，他說裝的是第一等的牙呀，你趕緊找牙醫問問！」

小伙帶著老爺子去了診所。

「是你們要裝這種牙的呀！」醫生說！

「二十四萬元還會這樣？」

「什麼？」醫生張大眼說：「那位先生要我裝的是六萬呀！」

真像大白，見明污了十八萬。

小伙回到家告知琳珍，琳珍想責問見明，但已找不到他了。

他永遠是來去無蹤！

有一天，小伙出去買菜，食客們也都出去了，家裡只剩下老弱婦孺。

來了幾個士兵敲門，李媽門未全開，幾個士兵一擁而進，並進到中堂，擺上幾張行軍床。

琳珍下了樓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！」

「行個方，便住兩天！」語氣很霸道。

「你們是那個單位的？不能這樣隨便到家裡來——」話沒說完，小伙回來了。

他看見士兵穿帶的臂章，知道是衛生隊的，問明部隊番號，他對幾個兵說：「帶我去見你們的長官，有話好說！」

小伙穿的是軍官服，關於這一點，是卓九的一個陽謀。卓九知道小伙如果讓對方知道是位軍官，很多事要好辦得多，所以特別給小伙一個中尉副官的官階，遇事比較好辦！

小兵們見面對的是個官，只好帶著小伙見他們的衛生團團長。

小伙行了一個標準軍禮：「報告團長，我是 74 軍 57 師副師長的副官，您手下三位士兵到我們副師長公館，擺下行軍床想住下來。報告團長，現在可不是打仗耶！就算打仗，也不能不經過同意就隨便占用民房——」

「74 軍？74 軍了不起！」團長說完，轉過頭對一位連長說：「立刻叫他們搬回來！」

連長命令他手下馬上把行軍床撤回。

王小伙有些得意，不是自己把這事處理好了，而是感覺出一種驕傲：74 軍 57 師 171 團是一支了不起的隊伍。

他回去第一句話對琳珍說的是：「我們旅長 的 了不起！」

琳珍被小伙突來的一句話，弄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也讓她想到，身在青島的卓九，不知如何了？

（五）回岳陽只過了一夜

三十五年夏天，卓九即奉調第二綏靖區，赴青島編組成立山東警備第二旅，身任少將旅長，統領三個團。三個團長、中級幹部及大部下級幹部均為抗日與他出生入死的袍澤。卓九帶兵、處事都本著公正、誠愛、親和為原則，所以跟過他的弟兄，都很願意再跟著他。

當時還接收了日軍投降的海軍陸戰隊的士兵，年紀多在二十至三十之間，已有軍事基礎。卓九就將此數千餘人編為第四團，由楊永剛上校擔任團長，另外是山東兩個游擊隊，素質較為參差不齊，編為第五團，由蕭鳳鳴上校擔任團長；第六團由孟季冬上校擔任團長，日後嚴加訓練，以成勁旅。另由各團發撥部份成員編為旅部直屬部隊，一個以胡鎮甲上校專負軍事，一個曹克明上校專責政工，均編為上校副

旅長。

整編完後的任務：是維護膠青鐵路東段之安全。說得透澈點，就是防範中共的騷擾跟作亂。

這些關於軍事方面的種種，卓九是絕不會對琳珍透露的，其實，琳珍對此也豪無興趣。

當整訓上了軌道，卓九寫了封信給琳珍：

愛妻如晤：

年關將屆，又不能團聚，真是遺憾。

我已找好青島的房子，建地相當大，兩層樓，有地下室。因為青島冬天很冷，你們母子還是等春暖花開的時候來較好。

父親年歲已高，我認為還是回棗陽較好，你可叫見明護送他老人家跟大嫂回家鄉。

家中的鄉友們，我們在能力範圍內應盡力幫忙。不過我認為農曆年前最好讓他們回去，一味地在武昌等待耗日子，也不是辦法！

把日本人打敗了，心想國家可以振興，百姓可以好好過日子了，誰知卻發生了內鬥，變成中國人打中國人！

共產黨是無孔不入的！

很想念三個兒子！

專此

祝

近安

卓九

眼看年關將屆，家裡住些棗陽親友，似乎沒有回家的跡象。

琳珍不知該如何對這些老鄉說。還是泰生一句無心的話，讓她決定每人替他們買張火車票，然後給一筆路費，讓

他們先行回去。

泰生說的是：「我們過完年，坐火車去青島看爸爸好不好？」

琳珍說的是：「大家離開家也滿辛苦的，我想中國人總是要過農曆年，跟家人團聚嘛，我要王副官買了到襄陽的火車票，每個人再給些路費，現在回去一定趕得及回家過年！等年後，如果有事再找卓九好啦！」

琳珍自己都詫異，把話說得如此溜，如此真誠、實在。

鄉友們也自覺來到武昌後，除了耗掉日子外，依然一無所得，不如先回家過年吧！

年過了，妹妹琅珍也來了。兩姐妹決定回岳陽看看媽媽。

帶著泰生、岳生，姐妹倆坐上粵漢線的火車到了岳陽。琳珍離開岳陽轉眼已八、九年了。離開的那年她才十八歲，剛剛結婚，離家投奔北方的丈夫，經過八年抗戰，如今帶著兩個兒子回來，她心中有著一種莫名的感觸，但她說不出是什麼，也不會表示出什麼。

見到媽媽她是高興的，很想多住些日子陪陪媽媽。

但第二天下午，來了一個盧省吾。他跟步蘭熟悉，經步蘭介紹，找到卓九，安插當過軍需，後來又莫名不見了。

他一見到琳珍，大驚失色地說：「哎呀！妳怎麼還回岳陽？現在岳陽火車站擠滿了人，亂得很喔！火車不通啦！」

琳珍弄不清怎麼回事。

「不能住在這了，」盧省吾說：「到我家去住，後天一早我想辦法！」

步蘭跟琳珍都被這突來的狀況愣住。但琳珍還是做了決定：不跟盧省吾，先到永宏哥家去。

就這樣，只在家住了一晚，就莫名其妙地離開了。

在永宏哥住了一晚，宏嫂說：「我送妳到火車站看看，如果沒事趕緊回武昌，我因為有些事要處理，過幾天才

去！」

到了火車站，平靜得很，根本沒事。不知盧省吾搞什麼把戲。

回到武昌後，接到永宏哥一封信，琳珍決定提前赴青島。

這封信讓琳珍既驚又氣，不相信卓九會做這件事。

信是這樣寫的：

琳珍妹：

久未見面，可好？

吾現為卓九麾下名參謀，願能為國有所作為。

卓九在青島認識一報社女記者，頗有來往。妳接此信，千萬別驚慌失措，一來此事未有證據；二來避免打草驚蛇。

一切從長計議，唯妳可考慮速遷來青島，以免夜長夢多！

敬祝

闔府康泰

愚兄 永宏

過了兩天，永宏嫂母子跟其弟李昆來到武昌。李昆是想到外面世界看看，岳陽的田地，暫時交給老婆了。

琳珍接到永宏的信後，趕緊打個電話問軍法處長許換忠，關於永宏信中所說的女記者的種種，該如何處理？

許處長說：「太太，妳不可輕舉妄動，我們現在沒有證據，就算有了證據，把世情鬧大了，對妳沒好處，對旅長更不好！」

琳珍要許處長給她地址！

「我不知道，方永宏知道！」

琳珍問永宏要，他起先不願告知，怕琳珍誤事。琳珍保證不會，她說：「你放心，我只是想去驗證一下，我知道若是我把事情弄大了，受害的是卓九，我得不到什麼好處！」

永宏沒想到，琳珍那麼理智，就把地址給了琳珍。

琳珍決定立刻北上到青島。

首先請見明把老太爺跟大嫂送回棗陽。自己母子跟宏嫂母子、李昆跟著小伙坐船到南京，然後坐火車到上海，最後坐輪船到青島。

上海這個中國第一大都市，琳珍自然聽過，也很想看看，但這次路過，沒有時間，更沒有心情去別處遊覽。

她們只在浦東碼頭，等到青島的輪船。當時的浦東，十分荒涼。行李放在一堆後，大家坐著苦等輪船到來。

第三天的晚上，輪船停在外海。大家先坐上小船駛到外海，上到大輪船。經過二夜一天，在第三天下午兩點左右到達青島。

（六）青島的一場荒唐夢

永宏來接船，知道阻止不了琳珍，就先把太太、兒子、行李安排到貯水山路。

「你絕對不可以鬧，」永宏說再三叮嚀：「一鬧就會不可收拾，你只要守住原則，一切都會雨過天青！」

琳珍兩手各牽著泰生、岳生，小伙抱著辰生，來到艾春華——女記者的住處。

開門的是艾春華。

「請問妳找誰？」

「我們想看看房子！」

「剛來青島？」

「嗯！」琳珍已經進到客廳了！

「我們房子沒有要出租呀！」

「這臥室還不錯！」琳珍已進了臥室，沒有看到可疑的地方。

「太太！我們房子不出租！」

「對不起，」永宏趕緊拉住琳珍：「我們弄錯了！走，

到別處看看！」

艾春華看到泰生，覺得很像卓九，忍不住握著他的小手說：「好可愛的弟弟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岳岳！」岳生搶著回答！

「我們走！對不起啦！」琳珍說。

一夥出去到了街上。

「我們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如何處理這件事」永宏說。

琳珍不說什麼，她表現得很冷靜！

一個禮拜後，琳珍得知艾春華要來「攤牌」。

徐換忠跟永宏都建議琳珍避免跟她碰頭，一切由他們跟艾春華談判。琳珍聽了他們的話，在艾春華沒來之前就離開家，住在卓九軍校同期的同學劉安泰家中。

艾春華的目的很簡單：賴在你們杜家不走，等待生米變成熟飯。

她苦苦在家等了一個禮拜，宏嫂、張太太好心地陪她聊天，得知這位艾小姐知書達理，還滿惹人憐愛的，但她們也明白，不可起憐憫之心，一但讓她住進家來，絕對是個麻煩。

一個星期後，艾春華的母親出面開條件了：要走人可以，黃金 100 兩。

永宏當然不會答應，他一再以軟性話對艾春華說：「艾小姐，妳是聰明人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方太太也不想為難妳，說老實話，她若採取行動，妳也得不到好處。我知道妳有五個姐妹，一個弟弟、父親又不在了，生活負擔也滿重的。但妳母親的條件無疑是勒索敲詐，我們是不能接受的！」

同時，許換忠也很正經地對艾太太說：「依理妳們站不住腳，依法妳們犯了妨害家庭罪，我可以對妳們說，一但打起官司，妳得不到一毛錢不說，妳女兒也會坐牢！」

永宏接著說：「我們給妳七兩黃金、外加兩包米、五袋麵粉，妳們簽下同意書與杜家一刀兩斷，再無任何關係！艾太太、艾小姐，妳們想想看吧！」

艾春華同意了，寫下切結書，拿到黃金、米、麵，離開杜家！

這一仗琳珍是贏了。

她雖原諒了卓九，但她不明白，卓九為什麼也犯了大男人男人都犯的毛病呢？難道男人一旦發了升了官，或是有了錢就會玩花樣了？

（七）旅長夫人好

貯水山路是一條有著坡度的馬路，房屋都是洋房，有很大的庭院。

房子雖然大但不實用，琳珍特別請人整修一番。

卓九派來一位四川籍的楊學賓專門掌廚；自己的駕駛董熙明成為琳珍的私人司機，自己的駕駛兵則換成弟弟董芬明；來自棗陽的老鄉杜贊元，做家裡的雜務；一條經過訓練的狼狗「哈利」，也送了過來，只要琳珍出門，牠就坐進轎車，成為貼身保鏢。

琳珍的主臥室在二樓，除洗手間外，另外有一間小客廳專門招待女客，三間臥室，一間給泰生當臥室兼書房，一間給劉嫂、孫嫂，一間給見明太太羅福英帶辰生住。樓下有一間頗大客廳、一間大飯廳、三間起居室，小伙帶著岳生住一間、一間杜占元楊學賓住，另一間當客房。此外是廚房跟洗手間。

地下室原來住著張德平副官夫婦，他們是看管房子的，張德平夫婦都是即墨人，沒有小孩。另一間給宏舅媽母子住，此外楊學賓跟鄧篤儒住一間，董司機則睡在車房旁的小房間。

孫嫂專門洗衣、打掃，一個月給一包米、一包麵粉。（一包米 200 斤，可賣 20 元、一包麵粉有 36 斤）。

每個月小伙到副官處領 200 元，做家中開支。琳珍一如

以往，從不過問金錢的事，給多少？夠否？剩否？一律不知、不問。她覺得有人管就好，不操這個心。

小伙現在不需下廚房了，每個月到即墨城採買一次，為什麼要到即墨去呢？因為卓九部隊在那兒，他可以看看弟兄，像卓九的侍衛劉之華、勤務兵李超等都是談得來的好哥們，他一去，這些好哥們都會幫他張羅好一切，何況即墨的東西也比青島便宜。

劉之華很有活力，反應又快，是卓九最信任的侍衛，李超也是一個靈活的勤務兵，他們休假來青島，都回來公館找小伙，旅部的熟人，只要來貯水山路公館來，小伙都熱情招待。他們都是有公務在身，不可能常常來。

但是，就像在武昌一樣，公館裡天天都有來客。有些人是長期住在這裡，三餐都吃於此，就像住在招待所一樣。大部分的都是棗陽人，都是希望卓九可以幫他們安插一個工作，像曾在武昌的杜本剛、孫陽東、杜本固都在見明的帶領下來到青島。

杜立本最乾脆，說明來考大學的，並且希望將來上大學的費用也由卓九出。可是他又考不上大學，每天都沒看到他讀書，到了吃飯的時候就出現了。

還有龔慧明小姐，喊卓九為舅，也長期住著。她人不壞，但不體貼人，我行我素的行為，不惹人好感，譬如大家已坐好等著開飯，她還自個慢條斯理洗頭髮，讓一夥都得等她開飯。好不容易她來了，連句道歉的話也不說，還看了看桌上的菜說：「怎麼又是這些菜？」

不過，這裡有位棗陽年輕人樊重民，倒是滿受到卓九的賞識，介紹他到維縣宋去病團長處當一名軍需主任。

楊學賓做的菜並不特別，但他非常乾淨。雖是四川人，也會做饅頭，因為上面發有麵粉，所以一個星期吃兩餐麵食，他最痛恨的是，剛蒸好的饅頭還沒下籠，往往就被人順手拿去大半，他無法喝斥這些鄉友，只好自怨自嘆的發牢

騷。

泰生那時已六歲了，滿懂事的。只要蒸饅頭，他就在廚房門口站崗，誰任意到廚房想要拿，他就不客氣地喊：「不許偷饅頭！」

泰生跟岳生每天由鄧篤儒陪著到一所私立小學唸書，泰生唸一年級，岳生上幼稚園。鄧篤儒陪到十一點帶岳生回來，自己吃完飯後，再拿中飯送給泰生吃，然後等著放學回家。

他大約二十四、五歲，長得滿清秀的，也寫得一手好字，論輩份他該喊琳珍做表姐，但在人面前，他不好意思喊表姐，跟其他人一樣喊「太太」。他晚上還兼任泰生的家教，他的工作就是家庭教師。

琳珍雖為旅長夫人，但一點架子也沒有，平時也沒有什麼應酬。她在青島這段日子較正式的活動，應該就是當年端午節的即墨勞軍了。

她身穿淡藍帶小花的旗袍，到了卓九的部隊，拿出一份紅包送給官兵過節。當一群軍官大聲整齊喊出：「謝謝旅長夫人！」後，琳珍覺得臉發紅，只會微笑點頭回謝。

後來宏嫂對她說：「部隊的官兵都說妳漂亮、大方、風姿卓越！」

「真的？」琳珍不知該說什麼！

琳珍平日沒有什麼愛好，不常逛街，也不喜到處遊覽，只有打麻將算是一種消遣了！但她交際不廣，牌搭子並不多！青島日報社姚社長太太，上校參謀劉安台劉太太，做毛衣生意老闆的朱太太，軍法處長太太，施軍長太太，是琳珍的牌友。偶爾易大夫也湊一角。但她從不主動邀約，都是三缺一找到她，她才由董司機送過去，而哈利就會跳上車伴著她。

這些牌友中，易大夫因為是岳陽人，所以跟琳珍很談得來！

易正涵大夫專攻婦產科、小兒內科，先生是海軍中校，不常在家。易大夫成為琳珍在青島來往最密切的人。但易大夫時間有限，並不常打牌，就算琳珍特地拜訪，也是時間短暫。不過，雙方友誼很不錯。

因為見明強力自薦要負責採買，琳珍就把這份工作交給他。每月可領米五包，但他只送回來四包，麵粉只能領二包，他無法吃掉。這事被知道後，卓九命小伙接替採買工作。見明氣恨之餘，異想天開，刻了琳珍的圖章，誣稱是小伙想要污錢，幸而主事者，覺得有問題而戳穿。

當然，他對小伙又多了一層怨尤。

這一年農曆年前，見明帶了一隻小豬交給小伙說：「宋營長送的！」

「為什麼送隻小豬？過年快到了，來不及養大了！」

「養著吧！」見明聳聳肩走了！

過了幾天，宋營長有事來公館，看到這條小豬，詫異地問小伙：「這小豬誰買的？」

「不是你叫杜見明送來的？」

「見鬼了，」宋營長拍打自己腦袋：「我送的是條一百多斤的大豬呀！」

小伙知道又是見明的傑作：「你去問杜見明好了！」

宋營長沒輒。臨走前對小伙說：「過兩天，你來即墨，帶一些萊陽梨回來！」

琳珍得知大豬變成小豬的事，只能淡淡地說：「這個人也太愛錢了！」

過了三天，小伙跟劉之華到了即墨，沒想到正趕上一場戰役。自八月起，74軍奉令改編為74師57旅，原四團改為169團、五團改為170團、六團改為171團，擔任了膠東半島即墨、靈山、夏格山、水溝頭、萊陽的防守、防衛任務，在卓九的領導下，楊永剛團長等，都能發揚七十四軍傳統精神，奮勇與共軍作生死戰。在共軍猛力砲火、人海戰術下，

雖有官兵的死傷，但都能達到任務。

小伙在靈山之役，冒著生命危險揹著腿部受傷的陶至聖排長突圍。將陶排長送到醫院後，又奉命護送擔藥支援友軍。

（八）女兒大雪夜來臨

三十七年陽曆一月，青島下了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場大雪，白皚的雪推到了一樓，連汽車都無法發動。

偏偏琳珍的第四胎發作。

車子發不動，無法送到易大夫診所，只好請她來家接生。

雪依然下著。

小伙跟董司機幾乎是架著將易大夫架回來。幸好琳珍順利產下嬰兒，是個漂亮的女娃。

永宏說：「冰天雪地下生下女兒，就取名冰冰吧！」

琳珍認為：「女孩叫冰冰不好，改為彬彬吧！要不然叫青生更不好。」

卓九前三個孩子都是以地名為名的！

卓九跟琳珍連生三個兒子，這個女兒當然變成寶。首先請了一位奶媽劉嫂，劉嫂跟孫嫂一樣，先生被共產黨殺害為了，只好靠幫人為傭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劉嫂長得很豐滿，奶水很足，自己的兩個孩子則由婆婆帶領，每月有一袋麵粉，一袋大米。通常她們吃麵，米就賣掉，用作日常生活費用。

琳珍對這兩位女僕很好，從不大聲說話，不時將舊衣送給她們。

彬彬滿百日那天，琳珍請了不少親友來家熱鬧，還特地打了個大金鎖片給這位杜小姐。

這段時間，應是琳珍日子過得最舒坦、安寧的一段：卓

九升為少將旅長，家有司機、副官、女傭，她原本就不管事的，現在更不管事了，有事有永宏哥管（他的官階是中校人事主任），泰生、岳生讀書的事由鄧篤儒管、家中的雜事有小伙管，辰生給見明老婆福英照顧、小女兒由劉媽看顧。

但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將軍夫人，既不出外應酬，也不會到處找牌搭子，或到百貨公司買東西，連青島的名勝滄山也沒去過，在青島住了一年多，只去過一次棧橋、一次海濱公園。

她平時大多找宏嫂聊聊天。她真是一位平凡的善良女人。

（九）要離開青島了

卓九的戰績受到總統 蔣公於十月二十一日親臨青島主持檢討會時，一一聆聽各地作戰首長的作戰報告後，曾特別提出：「杜旅長的報告最好。扼要明白，很有內容。」並特走到卓九面前嘉許道：「你的經驗與教訓報告有創見、有價值。」

卓九自是感到無上光榮，但也深感責任重大。

但整個大環境，時不予我，琳珍弄不懂，為何有共產黨呢？她跟孩子們要離開青島了！

（第七章完，待續）

